

“无事不联系”的背后

□ 卢世平

翻开手机通讯录,名单满满当当,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却不知该拨通谁的号码,坐下来唠几句家常。曾几何时,人世間那份温暖纯粹的情谊,正悄悄改换模样。“无事不联系”,渐渐成了当下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无事便互不打扰,一旦主动开口,大多是有事相托。这一现象,无关人心善恶好坏,实则是时代洪流里,社会结构变迁与个体生存重压留下的双重印记,值得我们静下心来细细沉思。

记忆里的人情世故,从来不是这般模样。邻家婶子端来刚蒸好的年糕登门闲聊,父亲与老友围坐茶桌,对酌闲谈直至月上中天。旧时往来从不计较有无用处,开口常是一句朴素问候:“好久不见,你可还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绘的熟人社会,便是这般光景:一代人生于乡土、终老乡土,长久相守形成天然的守望相助。可大规模人口流动,把无数人从故土连根拔起,散落进一座座城市钢筋森林,维系多年的传统人际纽带慢慢被松懈。我们拥有了更广袤的线上社交网络,却丢失了深耕深度联结的土壤,“无事不联系”,成了社会结构变迁催生

的必然结果。

乡土纽带消解之外,都市生存法则又定下一套高效却略显冷漠的交往逻辑:大家下意识默认,每一次问候背后总有缘由,每一句寒暄深处多半藏着诉求。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直言,大都市的生活节奏,让人交往日渐趋向理性与算计;人们为抵御外界繁杂的信息刺激,不自觉筑起厚厚的心理防线。而今生存竞争愈发激烈,多数人困在房贷、子女教育、职场晋升的琐事里日夜奔波,精力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不带功利的真心问候,反倒成了奢侈品。并非我们不愿主动问候旧友,实在是日常奔波早已耗尽身心力气,再也匀不出多余精力,维系一场漫无目的的闲谈寒暄。当生存压力裹挟着日常点滴,“无事不联系”便从一种社交选择,慢慢变成成年人无可奈何的妥协。

往更深层细看,“无事”二字语义的悄然转变,更是时代价值坐标整体转向的缩影。文学评论家每每谈及现代人的孤独,常引用卡夫卡日记中的句子——“一切在我看来皆属虚构,与真实无关”,说的正是这种意义感的失落与交往的无根性。归隐南园后,我在

整理父亲遗留的旧书信札时,一封泛黄家书末尾那句朴素的“家中无事,勿念”,忽然击中心底最柔软处。从前的“无事”,是报平安的温柔宽慰;如今提起“无事”,反倒成了刻意疏远的借口。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让现代社会慢慢走向“祛魅”,人际关系的工具化倾向愈发明显。凡事要先衡量价值、讲究用处,寻常的情感联络也要盘算成本得失,那些看似无用却滚烫真挚的牵挂惦念,终究在功利洪流里渐行渐远。

然而,若只看到“无事不联系”的凉薄,未免失之偏颇。换个角度想,这种“不打扰”,何尝不是现代人彼此心照不宣的善意? 大家各自背负生活的重担,沉默并非冷漠,而是对对方同样疲于奔命的体恤。知道你在忙,便不去添一份应酬的负担;明白彼此都不易,便把思念收在心里,留作日后重逢时的下酒菜。这份默契里,藏着一种礼貌的温柔。只是,清醒与体恤之外,我们仍须警惕:别让“不打扰”彻底演变为不再挂念,别让效率的逻辑吞噬掉所有“无用”却温暖的本能。

“无事不联系”的背后,是成年人扛着千斤重担的身不由己,是众人各自奔赴前路时,不得不暂时放下的人情行囊,亦是这个匆忙时代给予彼此的一份沉默体恤。看透这层本质,不必埋怨人情淡薄,也不必慨叹故人疏远。难得的是认清现实之后,依旧守好内心一方清净天地。安居南园,守着旧书信札,清茶相伴,清淡度日,自在随心。

谭家草坊(小小说)

□ 陈仁存

谭家草坊是大淖河边最大的草坊。大淖河四通八达,是里下河的草船集散地。谭家不缺生意,不缺金银,就缺男丁。到了当今老板谭德禄已经是第五代单传了。谭家的姑娘恰似鲜花朵朵盛开,一个接一个地跑着来。她们个个都是秀丽聪慧、知书达理的淑女范儿。

谭德禄有个儿子叫“二百五”。二百五出世前,上头已经有了五个姐姐,而且是相隔十年之后的事。谭德禄夫妻俩当时年近五十,比较谭家上几辈人,他俩更是恐慌至极,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陷于万劫不复。谭德禄夫妇年少时曾经在苏州、上海读过书。不信求仙拜佛,不信观音送子,只信医道。谭家少奶奶叫明明丽,也是开明人家的小姐。自打这回怀孕,四肢浮肿,心悸气短,比从前怀孕不知难过多少遍。她服了贾郎中的“真武汤”,没有药到病除,反倒早产。虽是男喜,却让谭家人高兴不起来。

谭家五个姑娘,个个像戏上下来的。儿子是望眼欲穿盼来的,可是怎么长得这么丑陋呀? 头颅凹陷,软塌塌的,像是什么怪物投的胎,还注定将来是个二傻子。

这一年,公私合营。谭德禄把谭家偌大的草坊主动交给国家,他作为开明人士当上县政协委员。从此他成为穿蓝卡其布人民装、拿固定工资、行政23级的国家干部,担任大淖草库副主任。明明丽则进了饮食服务公司当一名会计。国庆十周年那天,她和五个女儿穿着布拉吉——苏联式长连衣裙,领口带褶,腰间收束,走在游行队伍里,像云彩一般靓丽。明明丽被五个女儿簇拥在中间,笑容优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她们轰动全城,成为人人羡慕的母女幸福标配。一位记者按下快门,将这幅照片登在第二天的省报上。

儿子什么时候被人喊“二百五”的呢? 大名谭爱国让人想不起来叫唤。这家伙还天生好养,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哼哼着要吃,吃饱了又睡,像头肥嘟嘟的小胖猪。按时会走路,按时会瓮声瓮气地说话,只是比别的小把戏鼻涕溜子淌得多些。他大红鼻子,猪拱嘴,样子可笑。谭家人开朗大度,二百五就二百五,只要人不恶心他,不欺负他。小把戏们也都乐意跟他玩耍,因为他的个头高得出奇,身体像一堵墙,反倒是他们跟在他后头摇旗打鼓。跟他打铜板、滚七五寸,他总是输,让人家刮鼻子,老是被刮破皮。他不肯上学,一写作业鼻子就淌血。人们取笑他,是因为觉得他好玩。

谭家的姑娘都已经工作、上大学或者在上大学的路上。对二百五读不读书很无所谓,只要他活得好好的,无病无灾。新社会、新国家,男女平等。他穿着爸爸脱给他的卡其布人民装,干净、体面地走在大街上,有点小爷的样子。

大淖河边人家,常有夫妻这么吵架,女人吵动架就哭着闹着喊不想过了要跳河。闹腾得越大越好,更会引来一大帮人跟在后头看热闹。大淖河边西南角有一处浅滩,水不湍急,疙疙瘩瘩陷不着人。想跳河的女人都从这里往下跳,并不想死,是跳给邻居看的。一时半刻浸在水中,没齐下巴,等着人将自己拽上来。第一个下去拽的一定是二百五。“什么日子不想过了,要死。当河泥鬼,摸七十二个沟头。”虽然语音浑浊不清,但是女人经他这么“劝说”,以后还真的就不跳河了。

二百五在蔡家剃头店学剃头,三年师父也没有让他拿过夹刨。他只做两样事,一是给落枕的搬头,用把力咯哒上去了;二是夏天拉风帘,谁要是夸奖他二谭两句,他就更加卖力地拉,滑轮在线上哗啦啦,风呼呼地下。蔡家剃头店天天有好凉风。

窑巷口的王小二子挎着篮子走街穿巷卖五香烂蚕豆,边走边喊:“五香烂蚕豆,一分钱十六个!”二百五也跟他妈嚷着要卖五香烂蚕豆。他妈当真给他买了一只元宝口的竹篮子,每天给他煮些五香烂蚕豆,用灰纸每份十六个,包成一包一包的。二百五的叫卖声盖过王小二子。二百五只认得一分钱的角子,如果给二分的角子,他就不知道给人两包,或者找一分钱。跟二百买五买香烂蚕豆,得一分钱一分钱地付。晚上他带回家一捧白花花的一分钱硬角子。

一天木匠赵小年家的二妹,脱下脚上的白凉鞋,站在大淖河边的一块石头上蹂躏浪花。二百五走过去,先是将她的长辫子拽了一把,然后拎起一只凉鞋拔腿就跑。二妹怎会饶过他。只见她调过身子追上去一把夺过凉鞋,又将他挎的篮子拽下来扔到河心里,还朝他的后心猛捶了一拳。可怜的二百五第一次被人欺负,瘫坐在大淖河边嚎啕大哭,鼻子淌了好多血。

那边乱嚷嚷的咋回事? 是金家二黄毛的老婆跳河啦。二百五站起身,用袖口擦掉鼻子上的血,又拽人去了。

收公粮

□ 周宏萍

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低垂浪涌,满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与希望。眼前的一幕,不由勾起我对收公粮的记忆。

每年5月中旬,粮站开始准备收公粮的各项工作,清理储粮仓房、地面隔潮铺垫、维修门窗,杜绝夏季狂风暴雨的侵入。

那时我是一名器材库房保管员,库房里的器材琳琅满目,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大到鼓风机、油毡、窝积、竹篾通风筒,小到铁锹、麻绳、剪刀等,哪个器材在哪个角落,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从没耽误过一分钟。过道的遮阳棚下,桐油油得乌黑发亮的跳板、检修完毕的输送机、校准的磅秤,整齐排放,随叫随调。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晴天,完成国家下达的公粮收缴任务。

交公粮在乡亲们心里是头等大事,也是极其辛苦的活计。全乡有十几个村,当各村村民接到粮站安排交粮日期的通知,路途远的天刚蒙蒙亮,就带着干粮,全家老少推着装满粮食的板车,从四面八方而来。

到了粮站,大门两边早已排起了长队,交粮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粮站内的过道上,库房的门口,也挤得水泄不通。炙热的阳光下,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箩筐扁担一片。粮站后门下坡是一条主要的运输河道,四面而来载满粮食的船只早已排成长龙,码头两边也堆满了粮堆。一个老汉汗流浹背,光着黑黝黝的膀子,挤着毛巾上的汗水,不停地朝门口张望又拍拍面前的粮堆,嘟囔着:“这回晒了三个大太阳,应该没话说。”

不一会儿,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通知马上看样、开磅了。工作人员早就各就各位,只见两个质检员头戴草帽,手拿长杆走向东西两个过道。他们走到每个粮堆面前,用长杆戳进口袋抽取样本,抓几粒小麦放到嘴里咬一下,再抓一把放到手中捻一捻,看看小麦的饱满度、湿度和杂质,通过小麦品质来判定小麦的等级。检验合格的当场开出划码单。如果湿度大、杂质多的,质检员会在划码单的右上角写上“晒”字或者“筛”字。工作人员会为他们安排场地重新晒一两个太阳或用淌筛去除泥沙杂质,再次检验合格才能入库。

拿到检验合格单的村民终于松了口气,便全家老小齐上阵,扛上装满小麦的蛇皮袋去排队过磅,并将粮食扛进仓库。仓库的粮食堆积如山,粮堆越来越高,跳板也越加越高。村民排着长队一个挨着一个扛着粮袋踏上跳板,从低到高一步一步晃晃悠悠向粮仓走去。每个人身上汗流如雨,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站仓员满脸灰尘加上汗水看不清人脸,嘶哑的嗓子已喊不出话来,只有打手势引导大家倒粮的位置。高峰期我被调到库房帮忙司磅,每个库房门口有一台磅秤,两个司磅员轮流换班,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有时遇到天气变化,为了能让当天迟来的村民把晒干的粮食安全入库,我们会挑灯夜战到天明。几天毒太阳的暴晒,我们的脸和臂膀起了泡,脱了皮。食堂的师傅们也非常辛苦,为了节约时间把员工饭菜送到岗位,为了村民方便把茶水送到场头。个个精神饱满,不折不扣完成国家下达的公粮任务。

三十多年过去了,交公粮早已成为历史。如今站在这金色的麦田边,看着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过,乡亲们再也不用推着板车、扛着粮袋去排队了。但那沉甸甸的岁月,那份对土地的虔诚与汗水,依然像这麦浪在我心底一波一波地涌动着。

除了知了声,还是知了声。村子里听不到喧闹,也没见什么村人从门口路过。几只白色蝴蝶从不远处的玉米林中飞了出来,漫无目的地飞到几片南瓜叶藤上。围墙那边的桑树结了桑果,有青有红,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太阳炙烤着大地,把田里的水晒得发热,我尝试过光脚踩进田泥里,感受到的是上面水的热与最底下泥的凉。父亲扶着犁走在水牛后面,从水田的这头犁到那头,然后再回头,再过去。水牛走得慢,父亲把鞭子甩在了牛身上。牛抬起头扇动几下耳朵,哼了几声,继续往前走。

时不时吹来一阵风,门口枣树摇曳,最矮的枝条也比我高。等到枣子熟后,我们小孩没有大力气把枣子摇晃下来,便用晾衣服的竹竿打落。这棵枣树上的枣子从来没长出来过让人满意的大小,但细小干瘪的枣肉,用糖水煮熟,捞出后褪去青色,装扮成了蜜红色,成了我们那时无聊打发光阴的甜食。后来为了修路,砍去了枣树,枝干成了柴火,根永远地沉眠于水泥下。

风从外吹进堂屋,凉爽怡人,用不着吹风扇,我躺在竹席上玩着扑克“抓小鬼”。听到商贩叫卖声,我蹦跳着出门,要父亲去买西瓜,“再不去,卖西瓜的就走了!”西瓜是拖拉机经过一村又一村叫卖的,西瓜剩下多少,好瓜还有多少,全看这趟车走过

几番搬家辗转,旧物收拾了又舍弃,许多过往的痕迹都在岁月更迭中悄然消散,唯一一双妈妈亲手做的布鞋,始终不离不弃。

那是一双藏蓝色鞋面、千层纳底的老布鞋,鞋面早已褪去当初的鲜亮,边角染上温柔的旧痕,却完好无损,针脚依旧扎实,仍然能穿。如今鞋柜里的鞋子琳琅满目,网面鞋透气轻便,乐福鞋简约雅致,懒人鞋舒适随性,还有各类运动鞋、休闲鞋、正装皮鞋,分门别类,适配不同场景。而这双古朴的老布鞋,我平日里极少穿,只偶尔在家中干净的地板上缓步慢行,踩着它温柔踏实的触感,心绪便悄然沉淀。

每望着这双布鞋,总会想起十六岁那年,我初入卫校的夏日清晨。彼时的女生宿舍里,陆续报到的姑娘们大多是我一样的农村孩子,脚上清一色都是朴素的手工布鞋。直到最后一个同学推门而入,打破了满屋的质朴——她由父亲领着走进宿舍,脚上一双精致的黑色低跟皮鞋,利落又亮眼。在满室朴素的布鞋之间,那双皮鞋格外夺目,悄然拉开青涩年少里懵懂的贫富差距,也在我心底埋下

夏日一记

□ 章双双

了几个村。装着一车西瓜的拖拉机,在村口大杨树停下,商贩手拿着草帽扇着风,喇叭挂在车头重复放着“卖西瓜、卖西瓜”。父亲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把犁靠在一边,把脚在水里摆了摆洗去泥巴。水牛得到了暂时栖息,蜷着四肢,卧在水田里,几只牛虻围着水牛飞。父亲跨着步子向西瓜车走去,我小跑着跟在身后。我假装学着大人弯曲着手指关节,叩击西瓜,听响声,辨好坏。父亲选了两个西瓜,付钱时我尝试抱起我的西瓜,可没一会儿双手便发麻无力了。父亲手臂一边各夹一个西瓜,我跟在身后小跑着回去。

我在葡萄架下的水池边,玩着泡在井水里的西瓜,等父亲把剩下的水田犁完就可以吃了。我的喉啊,总不自觉地咽着口水。我把水池里的水放掉,再重新倒入新打上来的冰凉的井水,放掉、倒入,这样来回几次,生怕西瓜不够冰、不够解渴。

等到父亲走出水田穿起凉拖,我知道我等待的吃西瓜时刻到了。听到西瓜崩裂的脆响,我哇的一声传递出我的快乐。

一双布鞋

□ 仲元芳

一丝微妙的向往。

后来,我也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皮鞋、运动鞋,和无数款式新颖的鞋子一同长大。曾经陪伴一代人的手工布鞋,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成为旧时光的代名词。可时光流转,风物轮回,如今布鞋再度回归人们的视线。新式布鞋褪去了老旧刻板的样子,款式时尚百搭,材质贴合脚感,既能适配日常通勤,也能搭配休闲穿搭。不少精工细作的布鞋,质感与格调不输皮鞋,价格甚至愈发不菲,大有反超之势。

可市面再多精致新潮的布鞋,终究替代不了我手中这一双。它没有精致的工艺,没有时髦的款式,却藏着最纯粹的母爱,裹着最浓烈的乡愁,镌刻着我再也回不去的青涩青春。针脚密密,是母亲灯下的牵挂;鞋底层层,是旧时光的温柔沉淀。

世间好物万千,不及旧物暖心。这双老布鞋,我会一直好好珍藏。